



ICSLA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Studies in Literature and Art

ICSLA, Vol. 2, No. 1, 2026, pp.109-117.

Print ISSN: 3079-2711; Online ISSN: 3104-5081

Journal homepage: <https://www.icslajournal.com>

DOI: <https://doi.org/10.64058/icsla260111hmrnh>



饥饿·记忆·共鸣：李昌来《投降者》中的饥饿叙述与历史书写

李永琪 (Li Yongqi)

摘要：小说《投降者》以朝鲜战争为历史背景，采用了多人多视角叙事的手法，以三位主角的人生为主线，阐述了战争对于他们各自人生的影响。生于朝鲜的女孩珠恩（June）、生于美国的大兵赫克托（Hector）和美国传教士西尔维亚（Sylvie），这三位主角的命运因为朝鲜战争交织在一起。叙述的目的是记忆，小说以“饥饿”为切入点，通过反复的饥饿叙述激活这段被一些人“遗忘的集体记忆”，再现这场“被遗忘的战争”，重构这段被埋藏在文学角落的历史，以期引起全人类共鸣。

关键词：《投降者》；朝鲜战争；“被遗忘的战争”

作者介绍：李永琪，广东外语外贸大学英语语言文化学院博士生，研究方向：英美文学，电邮：20250120009@gdufs.edu.cn。

Title: Hunger, Memory, Resonance: The Narrative of Hunger and Historical Writing in Chang-rae Lee's *The Surrendered*

Abstract: *The Surrendered* takes the Korean War as its historical background and adopts a multi-perspective narrative approach, tracing the lives of three protagonists and exploring how the war shapes their individual destinies. The fates of the three main characters, June, a girl born in North Korea, Hector, a soldier born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Sylvie, an American missionary, are intertwined due to the Korean War. The narrative serves as an act of remembering, using “hunger” as a recurring motif to revive what has become a “forgotten collective memory”. By repeatedly depicting scenes of starvation, *The Surrendered* seeks to resurrect the “Forgotten

War”, reconstructing a history marginalized in literature, and ultimately evoking a universal resonance among its readers.

Keywords: *The Surrendered*; Korean War; the “Forgotten War”

Author Biography: Li Yongqi, PhD candidate, Faculty of English Language and Culture, Guangdong University of Foreign Studies. Research interests: British and American Literature. E-mail: 20250120009@gdufs.edu.cn.

引言

美国韩裔作家李昌来 (Chang-rae Lee, 1965—) 以长篇小说《投降者》 (*The Surrendered*, 2010) (也译作《屈服者》) 获得 2011 年普利策文学奖提名入围, 这部作品的出版进一步奠定了他在美国文学界的地位。自发表以来, 小说得到了学界和评论界的广泛关注。《投降者》小说以朝鲜战争为历史背景, 采用了多人多视角叙事的手法, 以三位主角的人生为主线, 阐述了战争创伤对于他们各自人生的影响。生于朝鲜的女孩珠恩¹ (June)、生于美国的大兵赫克托 (Hector) 和美国传教士西尔维亚 (Sylvie), 这三位主角的命运因为朝鲜战争交织在一起。

小说开篇讲述了 1950 年朝鲜战争刚刚开战的几个月, 珠恩正在向南逃亡的路上。在逃亡途中, 珠恩的父亲被韩国军队认作共产主义者惨遭杀害, 她的哥哥志勋 (Ji-Hoon) 被征召入伍, 派往北方作战。而珠恩的母亲和姐姐喜善 (Hee-Sung) 抵抗士兵侵犯, 却被美军空中抛下的炸弹炸死。随着父母双亲和哥哥姐姐相继离去, 年仅十一岁的珠恩不得不承担起照顾弟弟妹妹的责任。

在《投降者》 (*The Surrendered*, 2010) 前的《说母语者》 (*Native Speaker*, 1995)、《手势人生》 (*A Gesture Life*, 1999) 和《在高处》 (*Aloft*, 2004) 三部小说中, 李昌来都使用了不可靠的第一人称叙述, “来表明离经叛道的男性角色是如何投入并回避自己的真情实感” (Amanda M. Page, 2017, p.71)。与前三部小说不同, 在《投降者》 (*The Surrendered*, 2010) 中, 李昌来 (Chang-rae Lee) 打破了第一人称视角, 选择用第三人称全知视角完成了从 20 世纪 30 年代被日本占领的满洲里, 到 20 世纪 50 年代爆发内战的朝鲜半岛, 再到 20 世纪 80 年代的美国纽约和意大利的历史战争作品。

作为最先着墨的角色, 不难看出李昌来倾注了一定笔力来塑造生于朝鲜半岛、奔于逃亡路上的珠恩这一人物。无论战争的规模大小, 或是战争爆发的国家和地区, “饥饿”是作家书写战争作品中占有重要地位的主题之一。李昌来 (Chang-rae Lee) 在小说中也投入了相当的心力来书写“饥饿”, 并以此为切入点开始这部历史史诗篇章的创作。

一、“饥饿”与饥饿叙述

“饥饿”, 指腹空急欲得食的感觉。春秋时期, 管仲在《管子·重令》中写道“菽粟不足, 末生不禁, 民必有饥饿之色” (管仲, 2004, p.285), 将饥饿视为民生凋敝、国家失序的表征。曾巩也有“有饥饿之迫, 无乐生之情”的感叹 (曾巩, 1984, p.216), 揭示饥饿对人精神状态的摧毁性力量。联合国粮食组织指出, “饥饿”是一种由于膳食能量获取不足而引起的不舒服或痛苦的身体感觉。而当一个人无法定期摄入足够的膳食能量来过上正常、积极和健康的生活, 它就会演

¹ 文章中出现的小说人物姓名为笔者自译。

变为长期饥饿，长期饥饿不仅会严重影响个体的身体健康，还会对人的心理健康及精神状态产生消极作用。

饥饿作为战争文学的母题，其书写在二十世纪战争小说中大量涌现。然而，李昌来的独特之处在于他并未将饥饿处理为推动情节发展的事件，而是将其内化为一种持续性的身体状态和心理感受。小说开篇，李昌来便将读者置于饥饿的切身感受之中：“现在睡觉还为时过早，但天气很冷，而且双胞胎最好不要活动，特别是考虑到两人只吃了几块饼干。而珠恩自己什么也没吃”（Chang-rae Lee, 2010, p.2），“她的弟弟和妹妹饿极了，当珠恩用石头砸开罐头时，他们先吃下了巧克力。她的手指被划破了，食物上也沾了一些血，但他们还是毫不犹豫地吃了下去”（Chang-rae Lee, 2010, p.2）。珠恩“自己什么也没吃”这一细节，在叙事的最初便确立了她们作为牺牲者与保护者的位置。长时间的饥寒交迫使珠恩和弟弟妹妹的身体和精神都长期保持紧张状态，一旦看到食物就马上狼吞虎咽。在这种饱受煎熬和折磨的状态之下，年仅 11 岁的女孩珠恩要站出来保护不过 7 岁的弟弟妹妹，在食物紧缺的情况下，珠恩会把食物优先分给弟弟妹妹补充能量。可以说，在她们的母亲和姐姐喜善（Hee-Sung）死后，珠恩不仅是双胞胎弟妹的姐姐，还兼顾这个已经支离破碎的家庭中的母亲角色。

李昌来在小说中对饥饿的书写并非静止的描写，而是利用个体意识的流动性来书写饥饿。难民们挤在好心的农夫家避难，几人一边吸烟一边聊天，闲聊的内容从一开始的战争中各方部队的动向到战争失去的家人朋友，从最近的天气再到梨和柿子有没有成熟。闲聊的过程可以视作人们意识流动的进程，从战场前方的军队动向到战场后方的惨烈景象，唤醒了难民对梨和柿子的味觉记忆，由此勾起人们对以梨和柿子为代表的食物的渴望，饥饿也随之而来。巧妙的是流动的意识到这里并没有结束，“如果树上还有果子的话，如果还有树的话”（Chang-rae Lee, 2010, p.5），“饥饿”不是终点站，而是中转站，由“战争”开始的意识流动经由“饥饿”又逐渐回到“战争”之上。战争使老百姓失去了骨肉至亲，失去了庄稼田地，食不饱，穿不暖，饱受饥寒之苦，使得饥饿成为一种普遍的、持续性的状态。

个体生存的必要条件之一是食物，而战争打破了这一基本秩序。对于背井离乡、四处逃窜的难民来说，饥饿是對抗人性的最大敌人。面对“像春雨过后的井水涌上”的饥饿，尽管有美国军队经过时沿途会“抛出糖果和橘子”（Chang-rae Lee, 2010, p.17），但对于长时间持续感到饥饿的难民们来说，他们不得不屈服于人类渴望生存的本能，成为“食物”的“投降者”。好心的农夫夫妇收留了三十多个逃难的难民，还将家中的粮食熬粥给难民们喝，但是所剩不多的粮食根本养不活这么多人，于是要赶走留宿家中的难民。难民们不肯离开，和农夫争执拉扯中，发现了他藏起来的粮食。饱受饥饿折磨的人们为了获取食物可以不择手段，他们不仅抢走了农夫家中剩下的粮食，还抢走了任何自己想要的东西。农夫本是施助者，在饥饿的逼迫之下成为被掠夺的对象。而被救助的难民却在生存本能的驱使之下对恩人拳脚相向。施助和受助的伦理关系在饥饿面前被彻底逆转，李昌来借此揭示，战争造成的极端饥饿状态，真正带来的暴力不仅作用于人的身体，更对人的道德伦理发起了挑战。

小说中，朝鲜人在长时间的饥饿面前，为得到食物可以放弃所有，包括人的尊严和道德。就像珠恩在逃亡路上所希望的那样，“让我一直吃，吃到再也吃不动为止，让我填满这个无底洞，我宁愿现在就死。我会投降的”（Chang-rae Lee, 2010, p.56）。这里的“投降”，不仅是对饥饿感的投降，更是对艰难处境的无奈屈服。李昌来在小说的标题中使用“The Surrendered”，暗示“投降”并非珠恩一人的命运，而是一种群体性的生存状态。难民向饥饿投降，士兵向战争投降，幸存者向无法摆脱的创伤记忆投降。小说中的每一个人物，都在以各自的方式成为“投降者”。

长期忍受饥饿带来的空虚感给经历了朝鲜战争的人们留下了深刻的、无法磨灭的印记。这种印记可以被理解为一种“具身化创伤”（Embodied Trauma），即创伤经验不仅仅是脑海中的记忆，而是被铭刻在身体的感知、反应和行为模式之中。战后，珠恩几经辗转，成为“战争新娘”，嫁给了在孤儿院认识的美国大兵赫克托（Hector）生下儿子尼古拉斯（Nicholas）。她还经营着一家古董店，生活自得，衣食无忧。然而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小说最后珠恩罹患胃癌。“珠恩的厌食症与自我控制和意志力的表达有关。鉴于到目前为止，她对自己的生活几乎没有控制力，拒绝进食让珠恩感到自己战胜了身体需求，战胜了过去在战争期间折磨她的恐惧”（Amanda M. Page, 2017, p.96）。不仅在小说主角珠恩身上，在战后孤儿院的群像描写中，饥饿创伤以多种形式表现在孩子们的日常行为之中。作者在饥饿叙述中呈现这样几处细节：一个男孩试图戒除捡食虫子的习惯，另一个女孩则通过不断饮水来填补情感上的空虚，这是她在朝鲜战争饥荒中形成的谋取生存的身体化记忆。这些看似细微却又沉重的人物刻画，揭示了战争之殇缠绕于个体身体及精神的感知与结构中，最终内化为难以治愈的伤痛。

二、“饥饿”的背后：不能被遗忘的历史

1950年6月25日，朝鲜内战爆发，美国杜鲁门政府以其冷战思维和称霸全球、遏制共产主义的叶县进行武装干涉，集结起所谓“联合国军”发动对朝鲜半岛的全面战争。朝鲜战争持续近三年，1953年7月27日，以《朝鲜停战协定》的签订宣告战争结束。虽然朝鲜战争的持续时间不长但是却异常血腥，战争导致300多万平民死亡，难民人数高达300万。据朝方统计，战争摧毁了约8700座工厂、5000所学校、1000家医院和60万户家庭，有近200万18岁以下的儿童因战争流离失所。为寻求活命的一丝可能，难民爬到火车顶和火车车厢之间的连接处，人们必须时刻抓住车顶或车厢连接处的一切把手，以防从行驶的火车上摔下去。小说中，珠恩在逃亡路上目睹了老妪惨死路上而无人问津，也见证了人们为抢夺食物和资源失去理智和道德对曾经施以援手的好心人大打出手。跑上火车后，珠恩进入梦乡，梦中闪现了战争开始后惨烈血腥、触目惊心的真实画面。而梦醒之后的景象令珠恩更加难以接受，妹妹喜秀（Hee-Soo）和弟弟志英（Ji-Young）被甩下火车，喜秀死在路边，浑身是血，双腿早已不见；志英也断了一条腿，血流不止。珠恩忍住眼泪，奋力背起志英追赶火车。但是长时间的饥饿与寒冷，珠恩的体力早已透支，珠恩背着弟弟没跑多久就已经精疲力竭，不得不放弃志英，继续逃亡之路。即便珠恩在战后移民到美国纽约，组建了自己的家庭并有了自己的孩子，朝鲜战争的记忆给珠恩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注定珠恩无法过上正常人的生活。

纵观美国战争史，朝鲜战争介于二战和越南战争之间，对美国公众所产生的影响小于另外两场战争。而且，朝鲜战争不只是美国的战争，还是由联合国授权，十六个国家共同执行的“警察行动”。所以在部分美国人看来，这场战争有如二战一般，是一场正义之战。而这场朝鲜战争是美国第一场输掉或者说是一场没能打赢的战争，但却付出了相当沉重的代价，加之这场“正义”之战在朝鲜人民看来并没有“解救”意义，因此“忘掉这场战争便成为美国许多人暗合的选择”（李公昭，2008, p. 71）。尽管如此，美国朝鲜战争的文学创作还是比较丰富，不仅有上百部长篇小说，还有短篇小说、剧本、诗歌等。“美国朝鲜战争小说的主题也经历了从歌颂英雄到质疑战争，最后到批判、否定战争的过程”（朴玉明，2005, p.83）。

20 世纪后半叶至 21 世纪，创作有关朝鲜战争的美国作家多为亲历过朝鲜战争的老兵或是战地记者，尤其是 2000 年朝鲜战争爆发 50 周年，一些参与过朝鲜战争的老兵相继写书纪念，如詹姆斯·布莱迪（James Brady）的《秋季的陆战队员》（*The Marines of Autumn*, 2000）、威利·莫里斯（Willie Morris）的《熄灯号》（*Taps*, 2001）等。“在这些作品中，作者穿越半个世纪的时空回到当年战火纷飞的朝鲜战场，讲述了他们当时亲历的战争和半个世纪后对这场战争的思考……无论赞颂英雄还是质疑战争，都不是以‘旁观者’、而是以亲历者或幸存者的身份，因此具有很大自传性质，对战场的描述较为逼真，对战争的感受也比普通人深刻”（李公昭，2008, p.74）。李昌来出生在朝鲜战争之后，而且幼时就移民美国，所以他对朝鲜战争的建构依赖于史料记载。他在小说中对于战场前线的枪林弹雨和刀枪厮杀的战争场面描写较少，而是侧重对战场后方人们的关注，解构了宏大叙事，以小见大，这使战争的可怖之感来得更加绵长且直击人心，更易引发读者对战争的思考。

佩奇（Amanda M. Page, p.95）在评论集《读懂李昌来》（*Understanding Chang-rae Lee*, 2017）中提到李昌来是一位专注于食物象征意义的小说家，而在《投降者》中，正是珠恩的“饥饿”最诗意地诠释了他作品中的这一常见主题。李昌来在《投降者》中刻画的难民在朝鲜半岛南北方意识形态的争斗之中陷入恶劣的生存困境之中，为了活下来，他们不得不投降于人类的生存本能，成为“饥饿”的“投降者”、“食物的投降者”，放弃尊严、道德和伦理。虞建华（2020, p. 98）提出“作为个人化小叙事的小说再现，是作家对宏大历史叙事的批判性解读和修正性重构，为读者提供了另眼看历史的窗口”。《投降者》中的饥饿叙述不由得使读者开始思考致使难民屈服于“饥饿”的真正原因是这场没有赢家的、“被遗忘的战争”。

小说中珠恩和赫克托相遇于战争尾声，珠恩精疲力竭，头晕眼花，“她已经步行了三个昼夜，除了花叶和野洋葱，什么都没吃”（Chang-rae Lee, 2010, p.56）。珠恩发现路上走来的士兵，马上躲了起来，在美国大兵赫克托示意自己身上没有武器后，珠恩狼吞虎咽了他给的食物。于是，珠恩便一直在赫克托身后五十米远的距离跟着，直到他们进了“新希望”孤儿院。战争结束后，赫克托帮助珠恩以“战争新娘”（War Bride）的身份移民美国。美军在二战中几乎遍及欧亚大陆各主要战场，美国的战争新娘也主要来自欧洲和亚洲各国的年轻女孩。1945 年美国国会通过了《战争新娘法案》（War Bride Act），这部法律的颁布可使二战期间在外服役的美军现役军人的外国新娘或新郎及其未成年子女方便进入美国。大多数的战争新娘和珠恩的情况相似，都是跟随战中换防或战后撤回的

士兵来到美国。随着 1953 年美国《难民救济法案》（Refugee Relief Act）的颁布，在 1955 年到 1961 年年间，大量韩国孤儿因此获得美国身份，开启美国的移民生活。

《投降者》花费大量笔墨来呈现战争导致的身体的极度消耗与道德信念的崩塌，但较少将饥饿与朝鲜战争的具体政治历史深度勾连。正如胡亚敏（2025）指出，若仅从个人主义视角，停留在个人身体的苦难书写，可能削弱对战争性质的追问，或是“将一切战争笼统斥为同质的、纯粹的恶。”（2025, p.60）大量的饥饿叙述将朝鲜战争表现为纯粹的暴力与饥饿的场域，这种叙述方式具有强烈的人道主义冲击力，但具有可能抹去朝鲜战争的复杂性，使读者仅仅记住饥饿和残忍，而忘记战争为何发生的风险性。

李昌来在《投降者》中寥寥数笔勾勒了一个极易被读者忽略的小人物郑（Jung），他是一家开在新泽西州的韩国超市的老板。赫克托在战后白天就去这家超市打扫卫生，郑得知赫克托曾是上过朝鲜战争战场老兵后，就用“美国大兵”（GI）、“美国兵”（Joe）、“兰博”（Rambo, 出自 1982 年上映的电影《第一滴血》，指影片中的曾参与越战的美国陆军退伍军人男主角 John Rambo。之后，“Rambo”一词被广泛用以形容无视规则、以暴制暴的肌肉硬汉）来称呼赫克托。“郑几乎是韩国移民群体中最面目可憎的一个，他出生在战争中一个废弃的路沟旁，但是他完全忘记或是根本不在乎那场战争”（Chang-rae Lee, 2010, p.102）。“小说化的历史书写因此也是作家争夺意义阐释权的文化斗争。他们运用小说的‘虚构特权’表达不同声音，打破一言堂，呈现历史的不同侧面，尤其浓墨重彩地凸显国家历史叙事中缺失的部分”（虞建华，2020, p.105）。李昌来以小说中一个不起眼的人物郑映射了现实生活中真实存在的一个群体。他在采访中曾提到小说开篇的创作其实是受到父亲的现实经历的启发，他通过文学创作的形式尽可能客观再现当时的历史背景、个人经历，形成无法重现的历史的副文本，期待以郑为代表的这类朝鲜半岛移民能够铭记历史，不仅是朝鲜半岛民众在朝鲜战争中所遭遇的战争之苦，还有韩裔移民进入美国重启生活的艰难。

三、记忆“被遗忘的战争”：引发全人类的共鸣

李昌来在一次访谈中讲述了《投降者》第一章的灵感来源：“珠恩的第一次旅行是我父亲在战争前夕与家人一起旅行的‘想象版本’。在他的故事中，他只是和家人一起旅行，他说有一天晚上，他的兄弟在火车事故中丧生。我离他越远，我就越意识到，这就是书中火车事故的场景。但令我印象深刻的是，这样一个沉着冷静的人，他从不会以任何方式，有意识或无意识地表达那段历史的想法。这令我很惊讶——他经历了战争，却从不谈论战争”（Amanda M. Page, 2017, p.74）。伊格尔顿（Eagleton, p.65）曾指出，“一个民族既由她传承的记忆，也由她试图抹除的记忆进行定义”。父亲的沉默，正是大多数战争幸存者的共同默契，以沉默换取表面平静的新生活。然而，沉默显然不是一劳永逸的办法，未被言说的创伤并没有消失，而是以各种不同的形式在生活中存在，成为下一代人情感与认知中的一部分。

李昌来的饥饿叙述，本质上是与“沉默”相反的，另一种治愈创伤的方式。作为具有身体感的记忆符号，“饥饿”比任何宏大叙述都更能穿越时间、空间的维度。对于没有经历过战争的第二代、第三代移民而言，战争的惨烈是抽象的，难以感知的，但是饥饿的痛苦却是易于想象的。李昌来反

复书写饥饿的核心是将父亲这一代人无法言说的身体记忆，转化为可以被后人理解并共情的文学叙事。

文学作为记忆的媒介之一，通过记忆中不同要素的碰撞与交流，重构其叙事框架，从而再现那段被尘封于文学角落的历史。正如法国社会学家莫里斯·哈布瓦赫（Maurice Halbwachs, p.94）所提到的，如果人们不讲述他们过去的事情，也就无法对之进行思考。而一旦讲述了一些东西，也就意味着在同一个观念体系中把我们的观点和我们所属圈子的观点联系了起来。叙述的核心功能在于实现对记忆的固化与传承。人是通过讲故事来记住事情，换言之，人们创造的故事就是人们的记忆。而在讲述故事（或是构建故事）的过程中，由于讲述本身是一种自由度较高的行为，讲述者有意无意之间会在事实之上“添油加醋”，以期得到听故事的人的认可或共鸣。由此看来，李昌来反复进行饥饿叙述的原因之一，便是为那些沉默的朝鲜战争幸存者以及其后代，搭建了一个重要的记忆框架，激活这段被一些人“遗忘的集体记忆”，再现这场“被遗忘的战争”。

1950年6月爆发的朝鲜战争，不仅造成了普遍的物质匮乏与生理层面的饥饿，也引发了深层次的精神“饥荒”。相较于生理性饥饿，战争所导致的精神“饥饿”往往带来更为深刻和持久的创伤。即便难民的基本生存需求在战后逐渐得到满足，持续三年的动荡与苦难也并未随之消散，而是内化为一种深层次的心理伤害，成为个体记忆的一部分，甚至终其一生也无法剥离。珠恩的胃癌与厌食症，赫克托的酗酒与自毁倾向，西尔维亚的自我放逐，都是精神“饥荒”在战后时代的具像化表达。极端的饥饿经历，尤其是与之伴随的道德困境，为了食物抢夺好心人的家，为了生存抛弃至亲。这些令幸存者羞耻的记忆往往被排斥于有意识的叙述之外，但却以行为模式或身体症状等形式显现出来。小说中珠恩对食物的病态渴望和控制，本质上是她试图驯服那段企图压抑在内心深处的饥饿记忆的努力。

发表于2010年的《投降者》，其创作背景是21世纪初美国在伊拉克和阿富汗的战争。李昌来曾表示，他在创作过程中反思了过去十年的美国战争，实际上这部小说不只局限于朝鲜战争，还关于许多矛盾冲突的。（Amanda M. Page, 2017, p.72）这一创作意图赋予了小说鲜明的当代性与政治隐喻。如果将《投降者》中的“饥饿”叙述置于美国反恐战争的背景下分析，其引发的共鸣将超越了朝鲜半岛的历史时空。世界各地饱受战火袭击的平民同样面临着流离失所、食物短缺的生存困境。李昌来通过对一个“被遗忘的战争”中个体苦难的深度挖掘，巧妙回应了当下正在发生的、被主流媒体叙事所遮盖的战争暴行。细读《投降者》，不难发现小说的重点不是描述战争，而是把战争中的个人记忆同整个民族记忆和人类记忆结合起来，深思战争给人类带来的创伤的持续且长久的消极影响，从而深入人类命运，思索战争对于人类的命运遭际影响，以期引发全人类的共鸣。

写作的最终目标是期望达到文学治愈人心的理想状态，李昌来在小说中不断讲述珠恩和难民们的饥饿故事和饥饿经历是小说创作的主要源泉和动力，直接或间接影响了作品中的人物塑造和情节设计等方面。李昌来还加入了自己陪伴并照顾罹患胃癌母亲走过人生最后时光的亲身经历融入珠恩这一角色的塑造中，是的小说的情感力量更为真挚。文学作为一种记忆媒介，能够通过具体的故事，打破历史宏大叙事所造成的隔阂与麻木。李昌来反复的饥饿叙述指向的不是绝望，而是通过直面并铭记那些“被遗忘的战争”与“被压抑的饥饿”，人类或许才能更深刻地理解战争的本质，从而珍视来之不易的和平。这也是《投降者》能够引发全人类共鸣的根源所在。

结语

“战争文学不仅是人类对战争场面的描绘，更是人类对战争生活的认识和评判，对战争这一主题的深入研究，有助于深化对现代社会的了解”。（胡亚敏，2023, p.150）在《投降者》的创作过程中，李昌来以时间为经线，以空间为纬线，致力于写实，同时其文风颇具诗意，擅长于将心中的强烈感情自然而然地表露出来。纵观小说全文，李昌来在《投降者》中的饥饿叙述呈现出三个逐层递进的意义维度。第一维度是战争造成的物质匮乏与食物短缺，构成了小说最表层的叙事动力。第二维度是道德性的饥饿，当生存成为唯一的目标是，原本美好的人类伦理情感在饥饿面前土崩瓦解，难民沦为“食物的投降者”。第三维度是幸存者即便获得了物质的满足，其身体与精神依旧被一种无法填满的空虚感所困扰。三个维度的层层递进，构成了李昌来对战争的深刻洞察。

《投降者》中的饥饿书写丰富了美国战争文学的表现范式。不同于海明威式的战争前线叙事不同，李昌来将叙事重心从战场转移到后方，从士兵转移到贫民，从枪声战火转移到肠胃饥饿。这种战争书写策略，以最日常的饥饿经验部分消解了关于战争的想象和辩护。他在《投降者》中的饥饿叙述不是就饥饿而写饥饿，在他的饥饿叙述背后，一直隐含着对朝鲜战争、不止朝鲜战争的清醒认识和深度思考，战争的代价最终由最普通的人以饥饿的身体、破碎的家庭等最具体的方式来承担。

Funding: This research received no external funding.

Conflicts of Interest: The author declares no conflict of interest.

ORCID

Li Yongqi ^{ID} <https://orcid.org/0009-0004-5830-9876>

References

Eagleton, T. (2005). *Holy Terror*.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管仲（2004）：《管子校注》，黎翔凤校注，梁运华整理。中华书局。

[Guan Zhong (2004). *Guan Zi Jiao Zhu*, collated by Li Xiangfeng, edited by Liang Yunhua. Zhonghua Book Company.]

莫里斯·哈布瓦赫（2002）：《论集体记忆》，毕然、郭金华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Maurice Halbwachs (2002). *On Collective Memory*, translated by Bi Ran & Guo Jinhua. Shangha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胡亚敏（2024）：“世界战争文学史研究中的四个关系”，《外语导刊》（01）：148-157+161。

[Hu Yamin (2024). "Four Relations in the Study of the History of World War Literature." *Foreign Languages Bimonthly* (01): 148-157+161.]

胡亚敏（2025）：“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文学的反战思想与研究范式重构”，《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学报》（05）：52-62。

[Hu Yamin (2025). "Anti-War Thought and the Reconstruction of Research Paradigms in World Anti-Fascist War Literature."

Journal of Guangdong University of Foreign Studies (05): 52-62.]

Lee, C. (2010). *The Surrendered*. Riverhead Books.

李公昭（2008）：“朝鲜战争：被遗忘的战争与未被遗忘的文学”，《外国文学》（01）：70-78+127。

[Li Gongzhao (2008). "Korean War: The Forgotten War and the Unforgotten Literature." *Foreign Literature* (01): 70-78+127.

DOI: <https://doi.org/10.16430/j.cnki.fl.2008.01.013>]

Page, A. (2017). *Understanding Chang-rae Lee*. University of South Carolina Press.

朴玉明、李公昭（2005）：“歌颂·质疑·批判——美国朝鲜战争小说主题的三部曲式”，《外国文学》（06）：

84-89。

[Piao Yuming & Li Gongzhao (2005). "Praise, Doubt, and Criticism: A Trilogy of Themes in American Korean War Novels."

Foreign Literature (06): 84-89. DOI: <https://doi.org/10.16430/j.cnki.fl.2005.06.015>]

谢浩范、朱迎平（1996）：《管子全译（上册）》。贵州人民出版社。

[Xie Haofan & Zhu Yingping (1996). *Guan Zi Quan Yi* (Volume 1). Guizhou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虞建华（2020）：“写于官方叙事的空白处：当代美国历史小说的历史修正”，《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05）：97-105+186。

[Yu Jianhua (2020). "In the Blanks of Official Narrative: Historical Revision in Contemporary American Historical Novels."

Journal of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05): 97-105+186. DOI: <https://doi.org/10.16382/j.cnki.1000-5579.2020.05.010>]

曾巩（1984）：《曾巩集（上册）》，陈杏珍、晁继周点校。中华书局。

[Zeng Gong (1984). *Zeng Gong Ji* (Volume 1), collated by Chen Xingzhen & Chao Jizhou. Zhonghua Book Company.]